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刑部類 第二卷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工科給事中何士晋一本為

儲宮保護宜急人心反側當消謹瀝血誠仰干

天聽懇乞

聖明嚴飭内外衙門共圖安戢以固萬年根本事

項者逆犯張差持梃突入

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監直逼
前殿簷下其去
東宮僅數步耳藉非天佑
皇儲神祇充魄立就擒縛今日乾坤不知作何景
象而朝中大小臣工之頸血行且濺于何地矣
此事關係
宗社安危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所未曾經見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

以來似尤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

故而發大難之端耶臣昨于橋工疏中點綴此

事時尤在疑信之間及續訪人言藉藉困叢閙

之寀原疏云馬三舅李外父則有主名矣又云

一老公騎馬令跟隨到京一老公與飯吃令先

沖一遭去一老公與棗棍領繇後宰門進到

宮門上則有響道矣又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則

有窩主矣又云還有栢木棍槎子琉璃棍槎子
多人則有黨與矣又云事成勾你受用了所成
何事又云望見打殺我們有力量回得話望見
何人則臣且髮豎口噤不忍言矣似此形情只
差一線
皇太子臥能安枕乎諸臣食能下咽乎
皇上顧以法司提問一語聽臣下之擬議法司又
以提牢主事一疏候

皇上之處分竊恐奸人徒黨乘此生心或脫卸或
匿亡或再逞不幾以
太子為嚮天下為戲乎夫將則必誅國之大禁也
見賊不討臣之大戮也雖事涉
宮闈百宜慎重然或謀未成機未露尤可從容曲
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誅之臣方痛心疾首誓不俱生當事者奉
有法司提問之

旨一切便宜無容再計惟得情之後酌議上請無
網漏于渠魁毋株連于疑似毋養癰而輕貽
廟社之禍毋鼠而重傷
聖主之恩即或憑城負嵎法難終竟?要在輔臣仔
肩曲盡田
天之力廷臣協贊共攄夾
日之心
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卜

的擬何如臣固不敢預擬也乃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急宜保護
東宮以潛消反側則臣請竟其說焉
祖制
東宮冊立之後宜備宮僚選侍衛令
宮寮久缺侍衛全虛其旦夕給掃除者聞僅僅數
十內官皆龍鍾老憊而又分班直又入遂至有閒
無人者其啟戎心無惑也今請

勑各該衙門侍衛官較必照原額嘗川内侍倍增
原數而更令錦衣衛日輪千百戶兩員祗領旗
軍于
慈寧宮前後左右晝夜廵守其皇城各門仍聽廵
視科道設法嚴禁是保護
東宮之當議，者也而不止此也
皇上亦知有紅封涅槃等款乎或十二文錢一食
或八文錢一食

輦轂之下無慮數千人外披緇而內衷甲人人皆亡命之流假慕化而結中官日日習宮闈之事而張差所稱吃齋討封亦會中人也非令五城嚴行緝捕窮治而解散之其為張差之續者寧知其幾是又保護東宮之當議者也而不止此也皇上亦知有方士羽流等術乎哉或托之符咒以播弄鬼神或託之祝禳以增延壽算自古人主好

語長生多為邪魔所中而其究往往離間骨肉
甚至有如漢之巫蠱起長安兵者今日此輩盛
行得無有奸璫引惑
宸聽干預
內政臣前爭執靈應宮止恐藪集此輩為
皇上防微杜漸而非敢衡
君命也如果有之凡彼之容陳于宮室者皆明受
人嗾使而陽借鬼神以行其說其于

宮闈豈有利焉顧

皇上鑒前代神僊方術之禍亟誅逐之而無令搆

煽是又保護

東宮之當議者也而不止此也自

皇太子冊立以來告之

天地

祖宗則

天地

祖宗式憑之矣告之百官兆姓則百官兆姓翼戴
皇太子即
告之九夷八蠻則九夷八蠻拱嚮之矣寧惟
皇長孫業勤
聖諭凡
天地
祖宗百官兆姓九夷八蠻亦無不[illegible]者當[illegible]
時雖內有同床半夜之啼外有鑄山煮海之汰

恭以公孫詭之謀挾以中常侍之黨曰令荊軻
聶政與
東宮為難天下人心其誰與我祇足以取赤族之
誅為萬世笑耳故
東宮安則
各宮安
諸藩安海內俱、安
東宮危則

各宮危

諸藩危海內俱危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有能辨

之今當

東宮震驚之際人心觀望之時

皇上亟宜下法司之請正罪人以謝

九廟更宜惻諭

東宮慎起居嚴侍衛而凡與椒房之列者皆令分

任其責明示反側子奸宄決無可容俾從前釁

尊盡氷消霧釋或猶得及於寬政是又保護
東宮之第一議也臣叨言責一腔熱血欲報
主知久矣不幸變起
儲宮義無反顧舍此不言誰當言者用是不避
斧鉞輒補瀆以申愚悃惟
聖明深維
宗社大計渙發
綸音保全

主
器臣雖死得所矣
臣按此時陳言者雖多而科臣何士晉一疏
慷慨激烈
神祖雖心慊之未有以譴責獨仍其外補蓋亦奪
於公議也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刑部主事王之寀題為鞫問獄情係干根本臣

僅冒死上

陳以

宸宮事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未至斬犯張差見

年壯力強非風魔人問汝是外人何繇執梃進

宮初招我迷了只說告狀撞進臣問汝若不招

再加刑法伏招打殺罷不中用了臣問獄神廟

王在上不畏三法司亦有神鑒伏招我跳到迷
混囤裡了風魔不曉得臣問汝實招與飯不招
飯殺汝伏招要超生與飯不與餓殺罷臣問實
招有飯即放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魔
去吏皂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他實招張差是
蘇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三十五歲父張義
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教我跟不知名姓老公
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約你受用老公騎馬

小的跟着走到三歇燕伯不知姓名鋪初到京

用繇忽僵地不回稱口乾說不出了即與米湯

一碗臣問進京何人收留伏招到不知街道大

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不要餓他也休多了

你先街一遭去說撞着一個打一個打殺了我

們救得你臣問打誰伏招望見打殺我們有力

量回得話老公與我棗棍一根領我繇後宰門

進到

宮

門工守門的手打我一把掌交我一棍打倒到裡邊輸了兩棍莫有輸着老公公多了就拏住我又招還有梢木棍槎子琉璃棍槎子棍多人衆等情臣問各犯姓名至死不招又問山東司夾責何苦不招伏招不苦不甜只為老公好意死了一遭等情具題伏奉本部批伏椄提牢主事王揭帖本犯所供口詞又與前不同似風魔而又非風魔者候

旨該司官同原會問官再行嚴究奉此候

旨

臣按張差一事此

國家之大竅係也當時罪人既得滿朝讙譁使

光考獲持之堅而

皇祖又無辭於外廷則

宮府之間必有大不安者賴

光考以恬處之

陛前解諭不爲窮治故二璫正法而無累
神祖之慈益光
光考之孝矣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直隸巡按田一甲一本為惡璫已造亂形合糾
未蒙
乾斷
王綱委地憲紀蒙羞懇乞
即震雷霆以自為
社稷事職惟天下之所常安而不危
朝廷之所以常尊而不卑者惟恃有此三尺法耳

矧御史者為耳目之官司糾彈之任
乘輿以下無不指陳而奚計權貴宰相之尊亦且
避席而何況貂璫無非歸威福於
天子扶綱紀於
國家以久安長治耳何物么麼如曾四衛營太監
邢洪者敢仇御史而橫行乎職于十月二十七
日入職公署辦事則鬨有號泣者五十餘人手
執狀詞呼冤泣訴職接讀之則所訴者內使邢

洪也彼其致死人命諸重情業已經巡城御史
淩漢翀研審查恭而隱占軍馬侵冒馬粮又俱
已赴告于巡視京營及巡青道各衙門惟買屯軍
粮稱有萬計而職細詢之則以李寧事犯之後
即懼敗露而星散無存矣于是職隨行東城兵
馬王進忠諭其嚴查國米冒粮實跡需之旬日
間尚未報也旋而
長至屆期職以五鼓入

朝稱賀方進及
端門倏見有內官數十人喧嚷怒詈若欲得一人
而甘心焉方不勝驚駭及
慶賀禮成職出而訊問始知為邢洪之所糾也始
知欲甘心於御史凌漢艸也且聞其藏刃持兵
勢甚兇惡夫彎弓向
闕者稱妖孽之形寸刃入
朝者有不原之法蠢爾刑餘何敢于

國運昌期之會
乾剛獨攬之時創為不祥而敢于不敬豈若漢李
陵夷可使十常侍濺血于建章也吁亦可為寒
心矣乃其滔天之惡猶不止此也金戈鐵馬劫
謀兵馬之困圍鳴鏑張弓馳驟長安之道上既
不能得志於監獄乃遂爾加怒於原差即原告
辛賢許福皆被其綁縛墩鎖而御史之封事甚
且為之阻截而轄達于銀臺此何異兵火之强

徒而亂世之餘烈哉即傳之天下萬世誰信清
平之世有此亂紀之璫真開闢以來一奇事也
於是同官諸臣合懇單陳不一而足職以為
皇上必赫然震怒即膏之斧鑕而納之鼎鑊無俟
終日矣乃恭俟數日而猶未奉有
明旨也去之如拔山論之如投石豈
陛下反視此輩為同室而等
君臣之義於胡越乎恐弘恭石顯之徒復見而王

甫張讓之輩接軫也且夫以枕戈護
國之士而魚肉於洪以
內禁森嚴之地而玩弄於洪以戢奸禁暴之憲臣
而侮辱於洪臣以為憲臣
陛下之憲臣也而戈士亦
陛下之戈士禁地亦
陛下之
禁地也獨一邢洪之是私耶夫法者

高皇帝之法而天下者

高皇帝之天下也使邢洪而值

高皇帝之世不知亦肯詘御史之法而仲内璫之

勢也哉乞

陛下之深長思也且道路悠悠之口皆云

聖威以神錢而霽

國紀因衆庇而私不知洪之百萬財皆軍

國之需洪所竊盜者也原為

皇上之財與其乞怜孝順孰若正法沒官財還內
帑而法不陵夷乎伏乞
大奮乾剛即將御史凌漢翀及職等公疏
勅下法司將邢洪及命下金進朝等數十惡璫嚴
究如律人命必于坐償錢糧必于還官囤買之
米追求寄於所在法如李宦之例主于
禁地謀充白日異刃嘯聚
輦轂之地持弓御史之門明為弄柄暗實欺

君必擬以重辟無赦庶破柱之法獲申憑城之徒
知儆而
國祚靈長端有賴矣
職按
祖宗之法極嚴聚眾邢洪糾集四五十人于午門
外凌捽御史乃鬨闕以來之大變此疏留中
良可慨矣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工科給事劉文炳一本為法曹勘有奸謀

叡衷亟宜速處懇乞

聖明速奮

乾斷早杜亂萌以重

國本以安

宗社事職雖裁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法

也無赦頃者張差持梃入宮幾中

儲貳豈非栽逆之尤而為天地間非常之大變
哉朝而入告夕而就刑謂宜不待時決者何各
衙門疏凡[ ]餘　上
皇上竟不報也亦大可惑已先是長安乍鬨張差
梃
宮不勝駭愕然風魔人所時有也雖出非常未
必有意既而主事王之寀審有別情強半疑信
然轉換亦非所時有也雖若有意恐未必真所

以臣下不敢盡言

皇上亦若有待今刑部十三司覆審至再至三矣本犯吐露情形如所云馮三道李守才龐保劉成孔道等俱有姓名矣至於打上宮去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明明欺以弑儲為亂臣賊子矣比之為謀亮非旦夕此之為禍幾危

宗社百官莫不寒心
九廟實為震動
皇上一經
御覽想
雷霆之怒
斧鉞之威有不待其辭之畢者迄今又越四五日
天聽猶高猶不見有
震疊以為

皇上未之知耶
嚴諭門禁啓閉亮開嚴加搜檢昨已傳有
聖旨矣以為
皇上已知之耶
聖旨止諭門禁如馬三道李守才龐保劉成孔道
等不及一字張差所為又若不知也者而置之
矣臣下莫得其解夫以
皇上聰明天縱即四海九州之遠靡不洞燭其幽

隱豈
宮闈之內肘腋之間變出非常反茫然莫能覺察
當不其然
嚴旨久稽此何以故豈
聖心亦得端倪其中或有難於處者在耶
太子何人也是天地
祖宗所副托乾之身也是
神聖子孫所佑歆之身也倘非

社稷有靈大加呵護五步之內不知當作何狀
職同官何士晉所云滿
朝文武大小諸臣之頸血行且濺於何地者豈虛
語哉若再不早決日久變生或本犯改口轉換
支吾或兇黨聞風匿名遠適或立謀攫禍別生
不軌杞人憂天殆不知其所終矣父子天性至
情況
東宮又為主器

皇上防衛保護計必無所不至但平時多所疎闊
今日又在邏回恐天下愈紛紛多疑也伏乞
天威早迅將刑部會問章疏
勅下三法司或九卿科道會審務究根因立消禍
本至於
皇太子之開講
皇長孫之出閣暨貴妃鄭妃之贍田莊地凡所
以重

東宮者一一如諸臣所請庶天下臣民皆曉然
知
皇上之心
東宮愈重於天下不惟消奸人反側之謀
社稷有道之長行且頼之矣百官幸甚萬民幸甚
職按張差發難廷臣忠憤激烈上言窮治者
甚衆而此疏尤切且直
神祖不能為龐保劉成輩解也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工科給事中何士晋一本為逆謀稍訊甚危戚

畹私揭可駭懇乞

聖明亟勅會勘以安

國本以消

宮闈事竊惟逆犯張差震驚

儲蹕謀危宗社臣先已三疏奏聞

續經刑部審供龐保劉成馬三道李守才孔道

各犯名籍口詞鑿鑿在案則臣之前疏似非無
稽計
皇上亦多
垂逾五日未
報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亦一概
留中舉朝皇皇莫得其解臣竊謂
皇上於
東宮不但情親父子亦且勢共安危縱不為一

東宮計亦當自為計豈有禍逼蕭墻不為動念之
理意者
睿慮深籌
乾剛獨斷另有一番非常作用盡割從前牽昵之
私迥出道路猜疑之外於以對
九廟而告萬方為大小臣工所憮然失懽然誦乎
然而俟
命愆期旁疑轉棘遂有戚臣鄭國泰一揭妄謂

皇上有偏護而故遲延者臣雖小臣忝侍禁近
皇上實以耳目寄之若有聞於外而不以入告則
為欺既入告矣而有所含糊忌諱亦為欺欺也
者人臣之戒也臣七載梧垣涓埃未効不幸遇
此大變區區頂踵皆非臣有臣何敢欺則臣請
盡言而無諱可乎按本月二十日戚臣鄭國泰
有部曹轉疑轉深一揭抄傳邸報蓋為戶部浙
江司署郎中事陸大受疏發也查大受疏內雖

有前年為

藩府莊田直隸大難身犯奸畹兇鋒等語彼特借此發端以明祀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近事原止欲追究內宮不知姓名大宅下落並未嘗直指國泰主謀其原疏見在

御前可覆也況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而何故心虛膽戰慄爾具揭自此一揭之張皇而人遂不能無

疑於國泰矣且據具揭云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又云滅門絕戶萬載罵名又云事無跡影言係鬼妖臣不知誰謂其傾

儲誰謂其主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又誰無蹤影誰係鬼妖種種不祥之語自捏自造若辨若供不幾於欲蓋彌彰即即此揭詞之狂詩而人益不能無疑於國泰矣且國泰倉皇出揭其汲汲於自明可知也既欲自明即宜

請之
皇上將張差所供內官龐保劉成立刻
發下并馮三道李守才等俱聽三法司公同拷訊
誰為主謀誰為助惡誰為波及一一審確具招
正法則國泰之有無虛實心迹豈不洞然胡為
大小諸臣俱有慶疏國泰至今寂無一語勇私
揭而怯公言明睢衆人而暗瞞
皇上掩耳盜鈴肺腑盡見而人又不能無疑於國

泰矣且人之疑國泰亦非始於今日也

皇上試問國泰

三皇之議何緣而起閨範之序何緣而進妖書之毒何緣而構此灾禍之疑也至今未有以對天下也

皇上又問國泰孟養浩等何緣而杖戴士衡等何緣而戍王德完等何緣而錮此挑激之疑也至今未有以謝天下也

皇上又問國泰南宗順刑余餘也而陰募死士謂何

仁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

乾逆黨也而疏中先有劉成等謂何此不軌之

疑也至今未有以解天下也

皇上又問國泰如林之旋環衛洛陽而

青宮之儀衛誰為簡汰雕峻之工增及萬廈而

淑靈之壞懷土誰為寢閣此偏注之疑也至今未有

以慰天下也夫疑者百邪?萬釁之所伏也積疑

至於今日忽有張差事正與從前舉動適相符
合安得令人獨不疑乎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
僅僅一張差已也仍恐騎虎難下挺而走險一
試不効別有陰謀
皇上不急護
東宮則
東宮為孫注萬一
東宮失護而

皇上又特為孫注矣如之何令人不畏且疑也國
泰若欲釋人之疑計惟明告
宮中求
皇上速將二監暨
勅付法曹如供有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
九廟之罪人職等執
祖宗之法為
朝廷討亂賊不但

宮中不能庇國泰即

皇上亦不能庇國泰借劍

尚方請自職始設或另有主使於國泰無干職請

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誓之

九廟嗣此以往凡

皇太子

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全家保護稍有疎虞

罪坐國泰則職與在
廷諸臣亦願以國泰身家之事乞
皇上與
皇太子有好無尤永全恩禮若國泰畏各犯招扳
一味熒惑
聖聰久稽
廷訊或潛散黨與使之遠逃或陰覽張差使之滅
口則此獄將不結耶我

國家鑒前代之失獨不許外戚預政其棄此輩何異豚雛腐鼠況謀反大逆知情故縱隱藏並坐重辟其犯干十惡不在八議之條即今法司奉

旨提問亦原未嘗除出中官外戚則

聖明之意可知若龐劉二監豈遂無申屠加者直攝之對簿倘究竟有一二未到而衆証明白即獄成大小臣工行且合力

殿爭令法司遵照

前旨不難徑操三尺而議其後國泰若恃負嵎揚
寵秪恣噬臍無及矣語云禍來須善救又云撲
害莫若輕惟國泰審處焉職非不知路焉為嫌
器鼠宜忌因連日呼
天不應諸臣無不恨國泰從中作祟而未有明發
之者職恐愈久愈激愈危或致復生他變則事
益潰決而不可收用是昧死披瀝點破機關俾
魍魎見[illegible]睍而消

雷霆應時而發庶幾此獄蚤結一日

國本蚤安一日為

東宮即所以為

皇上

東宮安即

福藩懿親並愛其賜為泰者且以職言為忠告可

也

臣按張差發難逆黨既有主名未嘗牽及|

鄭氏也而國泰乃吮吮先發若自供自吐——者比疏直揭其肺腑矣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二日

廣東等道湖廣道御史耿鳴雷一本為

國體陵夷之極人情壅塞之極中外隔絕疑二之

極乞

皇上普運離明大奮乾斷以雪戚臣之冤以剔天

下之媢事職等適來見

皇上深居高拱大寶稀臨凡天下政事傳說於中

消宵小之口比輩安得有賢者業已羞

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今者駙馬冉興讓之被毆
含羞掛冠長安門外而長往其流極也夫興讓
何足惜為
朝廷名分惜耳上下有等故體統正而
朝廷尊尊卑相安故法紀彰而衆志一故自古治
天下未有以卑凌尊以下凌上恬不為怪而其
究不至大壞極敝者自礦稅叢興貂璫恣橫海
宇騰沸如蜩一變而閭閻竭破人之家搖人之

墓剽掠人之子女玉帛紹瑺之禍中於天下矣再變而縉紳憂懸令被逮郡佐被逮而紹瑺之禍中於士類矣三變而京師空商役之賠累解納之需索即細至奔走服役亦有刀俎魚肉之苦而紹瑺之禍中於

輦轂矣四變而懿親辱口啣

天憲褫弄當途即戚臣與讓亦橫被毆凌計無復之叩閽伸訴彼遭其糾黨聚衆拋磚引石而貂

璫恣肆之禍不可勝言矣豈惡閹數盡天將假
興讓一事以激怒
聖
衷乎將厚其克惡而降之罰乎抑將終以稚昇
婦寺而炎炎隆隆不可撲遏既加於戚臣遂將
無所不至乎語云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為虺弗
摧為蛇將柰何
皇
上必以為此吾埽除使令之人安足為慮如飲
醇醪而忘醉履機阱而忘危而不知指鹿為馬

之奸未嘗不自柔玩押弄中生覆盆之冤尚可加於肺腑之親其誰不懼則亟取彭進朝等付諸典刑安可緩也安可忍也至進朝輩廣造流言傳布中外謂駙馬之毆有所稟承不過假此以自飾耳

祖宗自有家法

國家自有明刑豈至假手於刑餘哉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豈止為與讓一人也關

公主亦數日不得進見如此壅蔽殊不可解
皇上萬幾之暇試召
公主問之以
皇上天縱之聰明自當無所不照如何而府第毆
辱如何而
禁廷毆辱如何而首倡脅從猖獗無忌聚惡黨而
盡殲之而底怯之變平矣因知閭閻如何而困
窮縉紳如何而被逮京師如何空虛而天下之

變無不平矣正凌夷之
國統通壅塞之人情而中外之臣民無不引領以
望
聖斷職等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
職按群瑺彝駙馬冉興讓武弁彝御史凌漢
翀皆在大朝門外
國體凌夷史冊所罕覩者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刑部類第三卷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蕭近高一本爲懇撤回臣

民歡慶懇祈

聖慈推廣德意曲貸縣官等解以平法紀以光令

德事臣等接得陝西稅監太監梁永一本爲貪

暴縣官殺人劫貢異常大變事奉

聖旨朕前覽御史余懋衡所奏厮役行賄蠱害殊爲異常後內官梁永又有奏辨誣捏情繇是以置之不理了這奏內知縣滿朝薦殺人劫貢好生蔑視法紀便著錦衣衛差的當官較校扭解來京究問內官梁永著撫按衙門差官伴送來京交內監奏請處分原奏官樂綱姑著田衛當差其陝西稅務暫著河南稅監胡賓不妨原務帶管催徵類總解進應用待

朝門三殿工有次第奏請停免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等切惟梁永之在秦中毒虐生靈威制有司

蠧害按臣天下所聞也群臣交章奏劾

皇上俱置之不理今天佑

宸衷赫然奮乾斷撤永回監奏請處分奸徒樂綱

幫惡助桀者亦着令回衛當差一時臣民交頌

以為

聖天子明鑒萬里外不終棄秦民而置之魚肉中

也大哉

王言即大禹泣罪解網成湯之改過不吝曷以加欽頌

朝廷之法欲其平不欲其畸天下之理無兩非亦無兩是殃民有理所非則為

天子保民理所是理所非者法所必加則理所是者法所必貸此

朝廷之用法所以得其平而獨斷之恩威天下所

以服其公也今梁永之撤四方出秦民於湯火
而滿朝薦之被逮復貽縉紳以戮辱解青?澤甫流
震怒未息天下之為滿朝薦者皆重足而立孰敢
出身為
皇上保此黎民哉臣憶曩者梁永誣奏知縣宋時
際冀
皇上差官逮訊而
皇上直委之撫按又聽群臣之請而寬其斧鉞是

時

皇上之任永方隆信永方深然且不聽永差官較校

尚有所不忍於心矣今已明察永愆之貫盈亟

解其利柄又并朝荐而扭解來京摧折之下幾

無完人視時除加嚴譴焉恐非所以為法之平

也方今

聖壽弘開普天率土歡然登嵩呼三祝獨朝萬三

木諸衣一人抱向隅之泣臣知

聖心終所不忍也伏望

皇上大發

聖慈推安泰民之心以安泰民之父母將滿朝薦

免其逮繫飭以勉修職業用圖報效臣等之上

願也即不然如宋時除故事行撫按勘實奏

請定奪庶國是昭宣

國法平明而

皇上撤田稅使之德意純然其無全歉矣人心不

益加歡慶而

帝德不益躋于罔愆哉

臣按唐時李絳諭柔擇宮女事同列李吉甫曰此事難言從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與諫官滿朝薦雖遠治而素所諳想之深永已撤四此改悟之機宰相所當迎機而用力者徒付之科臣奚益

萬曆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禮科給事中劉餘澤一本世道淩夷人情險

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申嚴

國紀以挽澆風以光

聖治事臣惟綱紀振而後奸宄消教化行而後風

俗美此御世之大權為理之大機也

皇上在宥以來堯天舜日蕩蕩熙熙兼之秦鏡畢

照湯綱無漏宜乎吏治稱其職民安其業大道
為公群枉不識矣而試觀今日不盡然也毋亦
綱紀未振教化未行與臣耳聞目擊切齒痛心
謹臚列五事冒瀆
宸嚴惟
天慈垂覽觀焉
一禁止流言多言亂聽自古記之而飛文飛語
盡出好事之口長安實繁有徒毋論顛倒是非

混淆甲乙能使薰蕕同臭鹿馬易形即如東征
一事其勝敗關係天下安危其功罪自有
朝
廷賞罰何物橫議輒敢奸之乃忌功妬能者不
少幸災樂禍者更多每報捷者則曰此偽章也
一報退兵則曰捐兵數萬捐將數員矣抵掌鼓
唇轉相傳播即止于智亦無及矣此之不禁恐
訾議軍情擾亂
國
是非所以堅任事者之心鼓從戎者之氣也伏

乞

聖裁

一禁止左道在昔

聖賢立教崇正闢邪為兢兢者防微杜漸其慮長

也以今論之正道雖未少衰而邪說亦稱漸盛

如白蓮教羅道之輩引類呼朋夜聚曉散男女

混雜情形閃爍以致無端誑言一倡百和妄言

禍福局騙財貨已為作奸而且妄稱離亂煽惑

人心近日有指南書暗投部署跡之已久竟不
得人神出鬼沒可見于此萬一奸雄播弄其中
聚衆成群乘機鼓禍殊可寒心此之不禁則妖
言妖術愈鼓群迷非所以戢奸萌廸善良也伏
乞
聖裁

一禁止私揭我
國家防明斥迷彰善癉惡憲典在上請議在下是

非邪正較若列眉明若觀火故強辯私揭徒增罪案耳乃近日遭論斥者猶以鬼射蠱沙不稱毒手公然蔑法橫肆反噬罝陷阱于毫端羅弋芥于紙上猶(尤)可鄙者藉口賊私希圖聳聽譬之指良民為盜毀貞女為淫一言甫出十指已叢矣大(夫)魍魎晝夜已屬不祥況食人乎此之不禁則僉壬械機月盛日新倒置之禍有不知底止者非所以肅官常而一法紀也伏乞

聖裁

一禁止濫訟夫刑剖之設專為秉公持平申冤理柱地也此外則臺史巡城府縣守土各有司存均操法柄一經控告三尺自明乃往往囂訟之輩逞不情之辭巧設網羅別尋蹊逕事無形影則主訟者久或遠逃情至株蔓則被害者遠難歸結是訟之濫也而猶有受之者他不具論如佐政下衙有狗情推分者不奉府批不由堂

委居然收狀闇理自以為狼毒之無妨也而吏書因緣射利不可言矣司城小吏有孟浪誇張者擅扶人于道路私禁人于店家率爾恣睢縱肆自以虎威之可假也而吏卒憑藉取賄者不可問矣此之不禁則抵法者多及無辜役權者或至囹圄上非所以明職掌而慎刑罰也伏乞

聖裁

一禁止刁誣夫向隅之泣叩閽之請必有大不

得已者以迫其情耳非為報復也邇年以來刁
黠成風告訐奸實闕空打網赫詐多端不曰父
倚子還則曰兄適弟代且持偽券在手也坐視
其觜妻賣子也而忍心不顧血口仇家捉誣百
計不曰交結其人則曰寄頓某物且拉硬誣在
旁也並逼其輸金納幣而直受無辭甚至骨肉
不情必欲相殘也則以破家蕩產為了期姻親
嫁駕禍務求相當也則以殞命捐生為奇計竊見

貧寠無賴之子得操生人殺人之權而稍能□足之家重足而立嵩目而覔禍降自天求生無路

輦轂之人下斯民無辜久矣此之不禁則弱肉強食滿目豺狼日月悠悠寃盆終覆非所以投光祠而全民命也伏乞

聖裁

以上五事俱干法律虧損威明有當嚴行申飭

者有當容行緝捕者非伏法

皇上乾斷在前震威在後恐奉行不力則冀土之言徒為贅麗虎云耳伏乞

勅下法司覆議上

請仍行五城廠衛衙門一體遵行庶紀綱不致於倒施而風俗可返乎淳厚矣

職按此萬曆二十六年疏也白蓮左道此時已為亂徵又二十年餘而有山東鄒滕之變

刑部三卷

十

科臣可謂明者覩未然矣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
直隸廵按龔文選一本爲仰體
皇仁請酌法制以隆
邺典以廣
覃恩以阜萬世民生事臣惟
帝王之治也以法而其立法也貴乎我
太祖開基裁定
大明律例

列聖相承屢
勅先後法臣因時增損刊布中外其法不可謂不
詳矣顧其中猶有一事名為減輕而其實為過
重者則今日之恤刑是已臣職司伸理心切懸
之敢直陳於
皇上之前查得民間有犯強盜人命及姦搶詐偽
等情罪應死者所司按律擬凌遲斬絞蓋以重
法繩之也五年蒙

恩遣部寺諸臣分出審録比於慮囚之時或情有
可矜事有可疑者具疏上
請該部等覆奏
欽依改發邊衛永遠充軍節次劄付行臣衙門轉
行各屬發遣臣因是而贊
天子澤及囹圄如此乎其普也又因是而嘆三尺
法免人死復永入戍如此其寬也請備言民情
之苦而論質理法可乎蓋各犯之懸無干從代

各犯之死僅及一身彼其自作之孽自犯而自
甘之一死便足了事原無累於子孫今曰永遠
則子若孫世家於戍正犯免一身之死而遺罪
流累世之禍也且所謂
欽恤云者哀而矜之謂也寬而恕之謂也於死中
求生於法外施行豈不欲全活吾民以福吾民
之子孫乎今改其服上刑者而充永軍是欲以
寬之反加嚴矣欲以恕之反覺甚矣於恤之意

謂何於罪疑惟輕之意謂何夫論情則堪憐論法則似過以理而論則與其宥死而延無窮之害似不如一人之為愈也雖新例開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行拘原籍子孫若然則原籍可無擾也第各軍在伍生有子孫其根本必思原籍其軍裝必倚原籍或明告關文或暗自逃伍而回籍告爭祖產恃丁軍之悍性尋勒騙之衅端宗族畏無忌之虎狼地方

多不寧之鷄犬久而不去必致關文之清勾勾
而復逃必飭里役之管解道路總幾千里之遠
盤費計數十金之多其軍裝之分派路費之分
派族里之騷擾有不可勝言者即一二年民已
難支況復年年如是閭閻閻貧民一遇本戶有
恤刑改遣之軍輒不勝其愁慮矣是良民何辜
而永受此苦也聞軍之罪下死刑一等各犯即
得遇恤刑而全軀以生乎然窮鄉瘴地援甲操

戈離而墳墓別而族黨捐而親戚棄而故廬生寄異方死居異地且新例載免死充軍逃回者照例擬死則得回者有幾乎是各犯定發極邊沿海衛所者伍以示免死全生之仁即逃有

恩

赦亦不再寬嚴令衛所拘管屯操以實行伍不可輕縱於回必身斃於衛而後止倘有潛回者即照律復擬死刑不可姑息解復以累地方著爲令甲刊行遵守則浩蕩無涯之恩不殊解網

於三面而公平適中之制自可垂憲於萬年也
若虞舜罰不及嗣文王罪人不孥自古帝王有
明鑒矣則今日恤典之酌議實關係海內之人
心不但區區微臣已也凡民應問永軍者自有
定例臣何敢輕言臣所言者止於恤刑饒死者充
軍者也？
恩
非概謂一切可免永戍也伏乞
勅
下法司再加公評勘酌擬議覆議上

請

特賜施行

職按恤刑之官為罪疑者而設免一身之死

而貽子孫之戍及其逃則仍罹死刑委非法

之平然明例遵行已久非奉

旨改定何以普

聖主好生之德也

萬曆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廣東巡按蔡夢説一本極苦邊軍悲慘萬狀乞
賜寛宥以溥
皇仁事竊惟臣叨御史之職凡有軍民利病臣
皆得而言之至叨
命按院凡有軍民利病臣皆得而行之乃今有不
得行而又不忍不言則如雷州衛左所軍人張
嗣修一節是已臣謹以嗣修今日所處與昔所

死為我

皇上陳之往歲相張居正當事專權自用無論其他即諸子聯叨高第略無忌諱此亦人心所切齒者幸我

皇上俯納言官之疏盡將諸子削籍為民一時公論稱快然正止於削籍而已猶未加之罪也卷查萬曆十二年八月內奉都察院勘札該遼王次妃王氏奏為大奸巨惡叢計謀陷親王強占

欽賜祖寢霸奪屋業勢侵[illegible]□懇乞

聖明亟勤乞男骸骨歸塋准孫世承宗祀以雪大

究事蒙遣監部科衛諸官前往查勘參奏張嗣

修祖墳古占乎□

皇寢制度越乎常規僭踰無忌續該都察院會同

五府六部及科道等衙門嚴議內閣張書順撫

按招開各撥置張居易等侵占洲湖田地節年

拖欠稅糧各千兩以上引例各問擬充軍匪等

以為管事催收雜由張書順而產業糧課則在其主查得張順係是張居易家人張書係張嗣修家人今舍其主而論其僕似非本情相應改正張居易合依常人盜官物者八十貫律絞係雜犯准徒五年張嗣修張書張順俱合依占官湖泊者張嗣修為首律減杖一百徒三年張書為張嗣修從張順為張居易從各減杖九十徒二年半張居易張嗣修仍依秋糧限本法俱引

勢豪大戶恃頑不納秋糧二百石以上例張書
張順俱引投充勢豪作為家人名色撥置强占
田地等項俱發邊衛各充軍緣由具題是奏
聖旨該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占王墳府第箝制言
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假以丈量庇飾騷
動海內恃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斬
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
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欽此備札前來而嗣修于是戍雷州夫以居正

負罪深重而我

皇上備念勤勞有年始免盡法追論僅以一子發

充永戍為嗣修有感

君恩之浩蕩思父罪之莫贖固已甘之如飴矣使

今日不知流離失所則邊海雖遠無異中土守

禦雖苦無異編氓臣亦可以無言不請巡歷雷

州偶詢民間疾苦有嗣修者充戍其中訪得自

萬曆十三年三月內押解著伍時有一二義男伴行所携盤纏尚賸朝夕比至十五年來義男之弱者已瘴死矣強者盡竊其主之所有挈婦逃矣室如懸磬衣食無資所拾柴挑水則嗣修之男也所執爨為炊者則嗣修之妻也兼之海邦武弁非金錢毫不假借今日撥把門者嗣修也明日撥跟官者嗣修也垢冠敝袍如乞人之于市若教讀以糊口則無讀之可教欲肩挑以

充腹則其肩不能挑雖有月粮數斗能濟幾何
哉向非海北道僉事許國撍憐其無告時常捐
俸周濟則餬修之夫妻子女為雷陽鬼魅久矣
七年之前作何氣燄轉盼之間狼狽至此天之
所以報居正者禍亦烈矣永戍下死罪一等
陛
下惟不忍死之故從而永戍之第東廣之烟瘴
而雷州尤甚諸以如僉酷諂戍何必麟方復乾龍
宗武等挈家而往各有資身之貲而水土不相

習久亦侵病何必麟則死于戍所非南海知縣
陵克充為之棺殮屍骸且暴露矣方復乾則染
患癰疾而命在須臾況以束手無策之嗣修一
無周濟四顧無門不安坐以待斃乎然何必麟
等猶以居官貪酷自干 國法雖死無足惜也
若嗣修所犯大率皆故相遺孽即如監部科衙
會叅嗣修不過祖墳占乎王寢制度越乎常規
但彼時故相在朝為其父張文明則遷葬則主

之者必居正也而嗣修猶可原也即如五府六部科道會議嗣修不過引勢豪大户恃頑不納秋糧例但彼時故相當權諸子貴顯豈肯營理錢糧之事則犯例必張居易張順張書也而嗣修亦可原也該臣待罪地方每遇審錄自重辟以下稍有情罪不得其平臣必再四推鞫務求無憾方敢放過乃嗣修今日所處既甚可憫而查昔日所犯又屬可原臣若隱忍不言則故相

雷陽一脈不出數年必無遺種名為永戍實滅門戶恐亦終無有聞之陛下者矣臣又聞故相之母老而尚存極鍾愛嗣脩者兩地生離泣思一見而無路何慘如之夫陛下之視臣猶父之于子也子若有犯其父即怒之甚罪亦止于其子少有并及于之子也今陛下既不盡法追究居正而猶以欽勞有年為念則居正之子

陛下獨不可惟推是心以及其子乎今家產已抄沒
矣諸子已削籍矣嗣修之邊戍踰三年矣貧窮
徹骨死亡立待從來聞?發遣軍未見慘若此
者伏乞
皇上大開
天地之量弘施雨露之恩憫其今日之情原其昔
日之罪
勅下部院將臣所題事理參之前年覆議情節再

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張嗣修復從寬宥上請

請定奪倘得一脉生還免填雷陽溝壑是

皇上之仁也臣之願也再照臣賦性愚魯不識忌諱于故相之生前與嗣修貴公子之日毫無私交計在廷諸臣必能知之茲敢冒昧亦以叨命按部一夫不獲皆臣之責近年仰伏

皇上威德遠播山海無警禾穀周登即鰥寡孤獨之夫在在收恤殆盡獨有嗣修夫妻之子女流離

失所若不鳴之君父之前懇乞寬宥則繼此而
後不知將作何光景矣臣愚不勝悚息俟命之
至

職按宋人有言曰仁可過義不可過凡事君
者皆當培養其不忍之端而匡救其已甚之
事宋哲宗方春折柳程順諫之一草一木猶
不忍傷況股肱大臣之裔有罪不及孥之條
乎蔡夢說此疏去雷霆摧折之餘為時不遠

使
神祖震怒嚴譴可知而能慷慨披陳攄寫婉至正
直忠厚兼之矣

萬歷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湖廣巡撫董漢儒一本為累臣久繫已極堪憐
前例可援不難並宥懇乞一體矜恤以溥
天恩以隆聖治事臣惟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盛德曰好生故冬窮而春繼之則品彙昭
蘇法盡而仁加之則含生鼓舞恭惟
皇上憲天御宇四十有一年矣大都以無心之喜
怒行不測之恩咸本之好生歸於無我先年楚

中諸臣以抗稅璫下

詔獄者如馮應京何棟如華鈺輩雖

雷霆偶觸暫付拘囚而雨露旋施卒從寬貸

聖心之慈

聖度之廣海內臣民無不頌說以為美談乃又有

推

恩偶遺尚縶犴狴久羈郵中如知縣滿朝薦同知

下孔時其人者獨於生今之世猶有缺陷之悲

廷臣為二臣請

命章滿公車木蒙

俞允臣豈不知之顧臣既辱

簡命撫楚矣在楚言楚凡楚中吏民有冤未理者

臣實與有責焉滿朝薦則楚人也其忠親殉

國數千里外且含痛於倚閭亦孔時則楚吏也其

捐軀為民十餘年未猶見恩於留麿此二臣者

與馮應京輩或同事而一體或異事而同情顧

釋者釋矣而繫者尤繫中外臣民莫知其故且
天道十年一復豈
聖心猶有此芥蒂耶以為留諸瑞之地則秦越榷
使己獨其罪而收之權不假而威不錯即罷稅
之德意時露詔令不久將信何必借以示旨也
以為權由獨斷不許示恩則前者應京等之釋
天下皆頌
皇上仁慈並不言其救而得解者恩則

皇上之恩他何與焉且方春時和即蠕動喙息

皇上亦無不欲若其性而獨令一二纍臣長幽受

辱不見天日父母妻子環立遐方

皇上直未逞念及耳倘若及念必不忍於此而獨

遺也臣竊意

皇上寬解之仁何論遲速惟是速一日則非但二

臣感激生還即

皇上從來設立權臣之意天下盡曉然知為權宜

而原非
聖意之所嶄遲一日則非但二臣莫必性命即
皇上從來收回座璫之意天下尚群然揣為未化
而終疑
聖德之不光矧六年滯獄三木窮囚精血幾何堪
此銷鑠頃見滿朝薦思親負罪一
疏忠孝藹然絕無一毫怨懟之意益可知其造之
深養之定矣臣久仕於楚中父老子弟以及薦

紳無不欲為二臣叩
閽請
命者今可言而不言非有二臣實有官守故竊不
自揣欲緣彼三臣已沾之餘澤乞此二臣未盡
之殘生又有若同知王邦才者臣先為河南理
官時識其人雅有氣節硜硜自好事亦與滿朝
薦下孔時等一赦俱赦應在同仁伏望
皇上當陽春發生之候弘天地好生之德暫留一

乀臣即活三臣之命傳之億載即夏禹泣辜
湯祝網何以加焉此臣所以感觸楚事特援
馮應京等舊例不辭冒昧以
上請伏乞
聖慈俯賜
垂察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職聞罪同而罰異非法之平也況本無罪有

原有不原如滿朝薦下孔時在馮應京華玨
何棟如既釋之後乎此疏迎
神祖好生之機而納約自牖竟能收回天之鼓撫
臣當如是矣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初十日

吏部等衙門一本為生員攬侵兵餉聚眾要挾

縣官懇乞

聖明嚴勅議處以肅法紀以消隱憂事吏科抄出

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高舉巡按鄭繼芳各題

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看得官守職民守法士守

明訓莫之敢軼亂乃繙雲知縣以奉文徵餉不可謂非其職矣而諸生以積習侵餉至於揭竿豪民以積欠樂禍因而助亂繩以法則無上律以明訓則不率其風不可長也前處州府學霸牛燁馮椿之毆官叅題遣邊足為今日斷案除生員田期登等及豪民樊閏修諸人另送禮部擬覆各聽彼中撫按酌法分處外惟是和民有術易俗有權知縣黃浩政施未久條革頓撤御

積獷之俗喜於見功當缺餉之時急於奉法心
難無他甘苦亦失暫之即隳任事之心留之又
益地方之怨信當如撫按所議調縣以全體者
至於教官繆伯昇等以教士為職使士至此約
束謂何顧此悍俗其來已久若盡以尤官下益
得志況近來教職體輕而無權操急則謗興白
上則招怨在他郡邑且然況處州平今若以士
受累則振鐸益難而師弟益不相安其弊更不

可言含無姑分別罰俸以潛惕其志責以後規
期四士習若提學副使畢懋良分守道參議江
灝聞變馳檄而解散風駕詣縣而親諭與辯頑
士復就安恬均當免究再照
國
家養士正以禮義廉耻為斯民倡若藉學校之
名毀譽喪檢植黨無忌脫身齊民扶置官府為
地方蠹賊此豈
祖
宗作養意哉教化凌夷今日為甚吳楚閩越業

已數見告矣若不及今振厲斯文將爲戒首此有國者之憂也伏乞
勅下禮部轉行各省提學加意教化一遵
臥碑嚴出入衙門之禁申飭有司以禮率士而毋狥其私以文作興而不憚勤教庶幾士風可挽而不至決裂以今日縉雲兵餉積負七千今日已不可問後來何以措手當寬免節從之日正從頭清楚之時拔塞根源永杜後患此又在該

地方官之立法責成耳既經撫按題議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知縣黃浩調用教諭繆伯昇罰俸六個月訓導何時雨華春煥罰俸三個月副使畢懋良參議江灝俱免究遺下縉雲知縣員缺另行銓補本部仍移文禮部及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臣按

國家所以久安長治者紀綱耳犯上作亂不以三

凡從事紀綱隳壞
國勢隨之安得畏士子之連類聚黨而不敢行法
乎

二十一日

雲南廵按潘濬一本為二

疏風化攸關部臣未經

題覆謹再

疏催

請事職于萬曆四十六年十月內一

疏為矜弁因事搆争等事為永昌府學生員張世

昌等凌逐知府吳益登也又一云群无活瘞婦

命大變殊駭聽聞等事為大理府舉人李嗣淳
活埋官婦李氏也各犯俱已禁獄候部院明文
至日行部結案乃靜聽數月而
題覆杳然不知禮部司官何故不具牘會覆今此
中綵線多人久延不了之局乎若張世昌事與
孟登鵬秩矣適臣董世彥亦拾遺鵬秩矣而首
禍數逆衿爰書雖具遠巡二載猶未戍配正法
將來官其地者且垂首喪氣惟諸衿所奴隸喋

不敢呻一喙矣世彥

疏中有受吳知府賄將青衿生遣一款世彥治狀何敢謂其無議若此事駁問擬遣實出職意世彥以舊守之誼調停而不得者職不得不再點破毋令逆衿藉世彥之瘝處覲及寬政也且泮鴞未懲踵而效尤則有毆蒙化府去任同知白應輝于會城如羅次生員李采李樓等矣則有胥役站馬戶空驛竄匿讀聖賢書而甘同化

外之叛民如崇明州生員余羽龍等矣紀解綱
裂長此安窮其李嗣淳者中外相驚以為異事
而彼中至今猶認為復仇之義不知從古曾有
擅殺之義否也代職有人旦夕可以弛擔然而
事皆經職手且關士風
國憲甚大故不避瑣聒瀆
申前
請伏乞

聖明
勅下部院速為
題覆行
勅按臣楊春茂問結覆
奏
法紀亦可少申刁風藉以少息矣
臣按府道以縱惡鐫秩而逆衿正法尚爾遷
延士風國憲所係不小御史濤濟事竣還

朝而猶
方爭風紀臣當如是矣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禮部一本為申禁左道以正人心以杜亂萌事
祠祭司案呈到部竊惟邀福免禍者人情也而
巧言禍福以中人心者左道也故無事則誦五
部六冊之邪書詭稱果報有事則假驅神使鬼
之妖術妄語興亡此在白蓮無為等教滔習已
久兩經臣部具
題嚴禁驅逐不啻三令五申矣近又有紅封大成

等教則避白蓮之名而傳其鉢逃無為之號而
廣其派者也四方有教首謬稱佛祖門徒但可
誘入教中何難多方羅致地無論遠近而飛檄
立通人無論親疎而聲響輒應諸生也而登壇
說法皆正從邪少婦也而仰面事師夜聚曉散
甚至
皇都要地輒敢圍坐談經十百成群環觀駢聽且
以進香為名踵接于路無論與伏壇用

龍鳳爲
王法所不容而旌旗蔽日金鼓喧天當此奴氛未
靖之日可令其遠邇雄行若此乎萬一草澤奸
盜或景附以潛藏奴穴細人或竄入以內應是
玩視之以爲緇衣黃冠之流者正醞釀之以爲
綠林紅巾之寇者也近如南直武悟空不過一
白蓮教首耳一倡百和遂敢造符印搆兵仗幾
蹈劉福通故轍亦大可慮矣方今

天不悔禍人皆幸災中州旱魃為祟人相食矣山之東山之西劇盜剗官且弄兵矣昌平肘腋之地又報延綏撥兵掉臂去矣凡此枵腹亡命之徒方苦棲身無路而左道適為之窟歸附愈多勢焰愈熾未必無福適其人者生心窺伺而四海兵餉又為遼左征調殆盡誠恐變出不虞撲滅亦未易也況值

母后

梓宮指日發引

都門內外倍宜周防竊意烏合匪類定有窩藏處

所寺廟菴觀更為匿奸藪而城坊廠衛皆有詰

奸之司除臣部一面移文在

京衛門偏查地方但有白蓮等教潛住即如嚴緝

依

律究罪人編還戍金鼓旗幟等物追發營伍備用

其遊食傳道並行驅逐仍懲窩家以連坐之法

務期塞源遏流勿使滋蔓更乞
天語申飭中外臣工一體遵行倘所司敢不力禁
外許撫按內許都科糾參庶法紀肅而人心亦
正亂萌遏而世界益清矣
臣按遊食僧道雖可藏奸而膂力武藝之人
亦自不乏豈可一概禁絕因而招之俾為官
府用可立得勝兵以萬計也